

## 夏季午後

【小說類】 第二名 財法三甲 洪宇彤

身體從內而外的隱隱發燙，被汗水浸濕的毛髮，沾黏著的皮膚並悶著汗，工作服的襯衫領子貼著我的肩頸，不用看一眼都能感覺到它們被浸濕的樣子。

炙熱陽光與其燥熱的氣息充斥著我的鼻息，仔細觀察後才發現，原來它也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漫溢開來，使每一個精心打扮出門的人們一一不受控制，被迫承受因熱浪來襲而狼狽的模樣，最終不得不紛紛向其屈服。

手上的冰美式也如我一樣揮汗如雨，前幾分鐘能讓人感受到涼爽的觸感已不復存在。隨著塑膠杯的邊緣流下斗大水珠，滴落在手臂與地上，不出冷氣房多久，它帶給我的涼意也很快地被今天的氣溫所吞噬。

我抬頭望向晴空萬里的天，視線範圍內沒有雲朵能幫忙遮擋太陽。

此時心中不禁想，真討厭啊，這種氣溫與濕氣，讓人顯得無助又煩躁，我是真討厭流汗、討厭悶熱，然後想到電費單上的數字……哎，又更討厭了。

夏季中的今天，也是個一如往常令人煩厭的日子。

放在襯衫口袋的手機已陣陣作響許久，不知是否也是因為天氣的關係，手機機體的溫度也升溫不少，透過衣服布料也能感到它傳遞過來的滾燙，讓我巴不得想要在此時此刻一手甩開，但一想到自己暫時也沒有資本再購入一隻新的，念頭終究只是放在心裡，現實狀況永遠需要放在第一順位考量。

而後，我加緊趕路的腳步，總算走到公車站。慶幸的是，這座站牌是有遮陽且附有坐位的等候亭，我為此鬆了一口氣，有了遮陽的地方，就算氣候很悶熱，也可以躲避一下豔陽的攻擊。

我彎身將咖啡放在等候座位上，終於騰出雙手接聽主管的電話。

「Daisy，你走遠了嗎？客戶那邊剛剛來電，他們還要再修改方案……」我沒有力氣再把主管後面的話聽完，回過神來，發現自己如機械般的應了幾聲好，掛下電話，只能再用剩餘的力氣走回公司。嘆了口氣，意識到今天甚至是禮拜六。

我理想中，原本可以睡到自然醒的禮拜六。

為了主管這個承接好久的客戶，方案不知道改了多少遍，來來去去，大至的方向又繞了回來，與一開始的最初版本其實相去不遠，但就是永遠需要在細節上配合要求，做一些看來有點奇怪的變更，並且這些都是在整個企劃中，需要無數次確認的地方。

加上為能趕上交付日，我將修得七零八落的企劃又重新整理、製作了一遍，為此，只能假日早起來公司加班，而正當我以為自己可以在中午時就完成工作離開，主管的一通電話又將我召喚回去。

我大學畢業後已經兩、三年多了，好不容易找了份父母眼中較穩定的工作，雖然需要常常配合加班，但不管是為了以後的升遷，或是另尋機會跳槽，我清楚自己很需要這份工作的經驗與履歷。再者，也怕自己讓主管無法給客戶交代，只是小專員的我只能盡量滿足主管與客戶的需求，並且在職業生涯中，學習以前在學校未曾體會過的職場相處之道。

說是相處，應該說是應付，但也就是大家相互配合與幫忙，誰也不要惹到誰。我需要注意的就是保持臉上的笑容，不能讓它輕易

消失，眉頭也不能輕易皺起，語氣隨時保持平緩與和善，最好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。

有時忙碌起來，即使是沒有加班費的加班，都需要負責任的做好每一件事，歸咎到底，也是為了生存，為了現實。

但又是什麼時候，我變得如此現實而不得不現實。

長大前，長輩口口聲聲說著讀書的時候最幸福，我聽了十幾二十年都沒聽懂，但一出社會後沒多久卻馬上明白，可能所謂的幸福，應該就是那個可以任意請假、翹課，享受玩樂耍廢的階段。

而我在那個階段裡，卻抱怨著制度的不公，邊埋怨邊任由時光從指尖消逝。

現在回過頭看，在那樣的時光裡，卻奠定了我將來人生會不會「幸福」的基礎。沒來由的聲音處處告訴著我大人世界中的「幸福」的模樣。我聽了這麼多，大概可以總結的是：好像從現在開始努力，一切都會有回報。

但真的是這樣嗎。

我只要讀好書，升上好大學，就找得到好工作，然後認識一位長輩眼中優秀的對象，有一份好的婚姻，家庭跟人生就此就會幸福美滿……。所有的一切都被劃上等號，就像一個不敗的公式，而一切的源頭，在我成績單上的數字。

它定義了我的一切，不論是現在或未來。

我回過神來，才發現自己已經回到了公司門口。走進了待了兩年多的商辦大樓，這裡永遠飄散著陌生的消毒水味，讓我到現在都還不太習慣。

禮拜六的日子，平日熙來攘往的大廳內只剩保全大哥看守，人潮很稀落，但空調卻維持著它一貫的運作，持續輸送著冷空氣，使室內的氣溫與室外形成鮮明對比。

在電梯準備把我拉升到位處高樓層的辦公室時，一踏入電梯，映入眼簾的是鏡子裡自己疲憊的神態，我的視線不自覺盯著臉上的黑眼圈，端倪些許後，心中不禁感到一陣感慨與迷茫。

時間真的過得好快，為什麼會總是這麼快？

我微微抬起頭眯著眼，一想到下禮拜要交付的工作量，我到今天都還是問著自己。明明已經這麼努力了，但還是覺得時間永遠都不夠用，每天家與公司兩點一線，回到家都是累得直接攤倒在床，隔天再早起繼續上班，完全沒有自己的私人生活可以安排。每每睜開眼時，一想到只能一如繼往的埋頭苦幹，在辦公室裡待了一整天，走出公司時天色就已被蓋上夜幕。

誰能告訴我為什麼工作永遠做不完？真的是我學習速度太慢，超越了時間可以等待我的期限，還是疲憊的心靈一直都不願振作，好好面對這看似永無止盡、沒有境頭的勞動，並任意讓它持續壓榨我的精神與腦力。

在空蕩的辦公室中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才闔上電腦，關上辦公室裡最後一盞燈，準備搭上回家的公車，抬頭望了一眼窗外的天色，幸好太陽還沒完全下山，我還有可以享受假日的一點時間。

好不容易坐到了空位，原本應該要習慣性的拿出了手機，低頭度過通勤時間，但今天連拿出手機的力氣都沒有，想要讓頭腦進行短暫的逃離，什麼資訊都不想吸收。

我的臉半貼著窗，看著窗外稍縱即逝的景色，路上車水馬龍，大城市的交通沒有一天讓我覺得不複雜。我慢慢想起了老家，那裡與這裡形成了對比，所有的風景、街道，甚至是給人的氛圍都截然不同，似乎是連每個生活在老家的人們，他們的步調與呼吸都與這裡每天通勤的人不一樣，像是活在不同的世界。在這樣的下午回家時間，一樣是搭著公車回家，在我記憶中，老家那裡的人，步伐不疾不徐地，不用急促的「利用」每一段時間，趕著下一個行程。

想到這裡，不知不覺間，明明印象中才過了不久，我的年齡已經從背著書包準備考試的學生，變成提著電腦與公事包趕車的上班族。

並且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自己已經開始習慣沉迷於往事。

初老症狀都來得這麼早嗎？

邊自嘲著，我抬頭看了一眼站牌進度，計算距離到家的時間後，緩緩地閉上了雙眼，思緒又無法控制地飄回了從前。

高三考完學測，學生們遁天的遁天、入地的入地，人間彷彿只留下茫然的我，眼巴巴看著剛收到不久的學測成績單，上面記載的分數而對比下來的學校與科系門檻，就是我以後需要面對的將來。

看似選擇很多，其實真的去得了的地方少之又少。

就算當初是自己選填的志願，但礙於現實成績與父母的建議，好像也沒讓自己有太多選擇。

教室天花板的旋轉電風扇保持頻率的大聲轉動，因為使用已久，陳舊的痕跡隨著歲月浮現上來。

教室裡，同學們不發一語，各自做自己的事，保持著安靜。

「嗯……你會想指考嗎？」老師看著資料，緩緩問著我。他用傳統的竹扇子扇著風，今天的溫度，似乎讓老師的手臂再怎麼努力揮動著扇子，也趕不走夏季炎熱的暑氣。

膽怯地猜想著老師跟我說的話，或許……我呈現出的最終學業表現，應該是讓他失望了吧。

「……我對自己沒什麼把握，不覺得還能再考更好了。」講台下的我捏著衣襬，不安地回答。

「這樣啊……」老師的話中不免透出一種惋惜的感覺，「其實對於成績，申請入學的話……老師覺得你也已經比模擬考考得還要好了，算沒有失常，這樣的結果其實也不錯啦……但老師覺得你還可以更好，你爸媽的想法如何？有跟他們談過了嗎？」

「我爸媽……」一想到家裡剛收到成績單時，父母跟我發生的對話，心裡便有股抗拒感油然而生，此時的我我不願再仔細想起那些畫面。

「他們希望我往商科或教育類的科系走，而且一定是要國立大學，除此之外，他們沒有意見。」暗自吐了一口氣，深怕自己說的一字一句都有可能被老師反駁。

「好，但你回去之後再好好考慮。」老師聽完後也沒說什麼，讓我回去座位，就叫了下一個同學上來。

我們班級是學校的一類組升學班，帶領我們的班導是以嚴格的作風為名，他以自己一貫的風格教導學生行之有年，耳聞讓不少已畢業的學長姐對他還深感懼怕甚至厭惡，儘管如此，仍有許多家長會希望透過一點關係，讓自己的兒女能進入老師的班級。

對於我來說，老師的嚴格作風算是讓我認真讀書、考試的動力，對於這位老師，我心中其實帶有感謝與尊重。

做好自己能做的，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，我平安度過了平常上課、段考，甚至大考的日子。師生就算長時間的相處下來，我覺得老師人其實很關心學生，但每次與老師的談話都依然讓我緊張。

很快結束與老師的面談，我不自覺用著力捏著單子，帶著沉重的步伐走回位子上。

無精打采的坐下，嘆了一口氣，再看一眼成績單上的數字與級分，心頭又像是被針刺了一下。

真的要準備指考嗎？現在開始會不會來不及了？

我暗自心想著，各種一點一滴的焦慮感開始在我全身擴散開來。

其實老師……也沒很了解我吧？

不知道老師是不是站在「為了我好」的角度，幫我設想我的未來？還是只希望我可以再拼一次看看？如果有更好的學校，不僅對我的未來有加分的作用，學校的榜單對外來看，或許也會更亮眼？

想到這裡，我不自覺地皺了眉頭。

如果真的指考了，結果到底怎麼樣，老師也不用負責啊？萬一比學測的結果更差……我不覺得我還能再經歷一次備考的歷程。

甩了甩頭，我收起了被捏得皺皺的成績單，不敢再往下想。

「結果剛剛老師跟你說了什麼？」下課後，察覺到我稍微失了神，坐在我前面，作為長時間的鄰居，他轉頭過來問。

「沒什麼，你不要這麼好奇。」我沒聲好氣的回應，難道我的臉上寫著「我很開心喔」的表情嗎？

「就想知道啊，而且我們能繼續聊廢話的時間也剩不多了誼。」他搔著頭，語氣帶著歉意。

嗯？結果就是想八卦嘛，「別說我，你咧？你之後會去讀哪裡？」我順著問。

「嗯……我不太知道。但我應該會去補習班準備指考。」

據我所知，他的平均成績似乎沒有太優秀，學測結果也有點不理想，跟我比起來也算有點距離，但倒也不是不能接受或者無法填學校的程度。

「現在離考試不到四個月了，還可以嗎？」

「差不多啊，想要開始的話沒有什麼來不來得及這種話吧？」

我被他的回話怔了怔，一時之間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。

「……我可沒你這種勇氣。」我自卑地笑了笑，「但如果你想，我覺得你一定可以吧。」

我把我的單子遞給他看，「你想要考我這間嗎？雖然我不知道你想念什麼系。」

他隨手接過，出乎意料的端倪很久，不知道是否在研究寫在校名後面的成績與數字。

是怎麼了？……這樣直接把成績跟分數給人家看，太露骨了嗎？我是不是讓他尷尬了？

正當我開始後悔時，他頓頓地頷首，「好啊，我想。」

「啊？」我睜大了眼看他，原本期待他說出點什麼，沒想到就這樣直接答應了。

「你認真嗎？」我確認著問。

「嗯。」他看起來很堅定，把單子交還給我，臉上沒有猶豫，讓人分不清楚是不是在說大話的樣子。

「為什麼啊，你連這間學校在哪個縣市都不清楚吧？」

真出乎我意料，他似乎是認真的。

「沒差啊，」他微傾身子轉過頭去，不再面對著我，「反正你也在那裡，不是嗎？」

……

我後來就也沒再追問。

充斥在教室內的雜聲頓時像是被關了靜音，旁人的身影變得無比渺小，他的回應讓我陷入了無限循環的狀態，聲音就像錄音帶一樣，在我的腦海內不斷重複播放。

我撐起臉看著他的後腦勺，此時正值下午西曬最嚴重的時候，即使拉起窗簾，想要抵抗陽光直射進來，但依然被風前前後後掀起了幾分，一束光線就這樣灑了進來，剛好照在他的身旁，顯得他的側臉與輪廓鮮明了不少。

這小子是認真的嗎？他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？

不知為何，我一邊覺得他在胡亂說著大話，一邊覺得這時候的他看起來很耀眼。

想想自己，是從哪個時候開始默默接受了現實的拘束？

放棄興趣，跟隨著師長安排或他們建議的道路，收斂起小時候曾經翩翩的天馬行空，壓抑了自己，選擇了平穩。

仔細思考後，他這句簡單的回應，其實讓我無比佩服，並開始暗暗自卑起來。

畢竟，他是一位可以直接說出自己想要什麼的人。

他對我說話時的神情，讓我明白了他的勇氣。

此時的他非常閃耀，讓我睜不開雙眼。

後續我也沒再繼續這個話題，這段對話也就被封塵在腦海中。後來想想，或許就是因為我只會將這種芝麻大小般的事看得重要，交出來的大考成績也才像父母說得那樣，真的不怎麼樣，就是個不擅長記憶知識的腦袋，也是個沒勇氣說出心中所想的人。

又過了幾天，接著幾個禮拜，跟他又聊過了幾個不重要的話題，開眼閉眼，日子就過去了。

「如果不讀書，你之後想要做什麼啊？」某天的下午，西曬依然很刺眼，我眯著眼睛，沒來由的問他。

「嗯……我會想要騎腳踏車去旅行吧。」他沒有思考太久，回答我。

「你說你那輛很破的老車喔？」我笑。

「什麼破車？真沒禮貌。」他忿忿不平，「那叫古董車！是我阿嬤給我騎的誼。」

「好的好的，是阿嬤的寶貝古董車。」我笑了笑，那時候總能被他逗笑，「如果能用那輛車完成一點什麼事，感覺其實也很厲害了。」

「我本來就很厲害了。」他開始臭屁，「只要我想，沒有什麼是達不到的。」

他的這番話，又讓我想起前陣子的那段對話。

只要你想……嗎？

所以，你想跟我一起念同一所大學嗎？

他讓我不禁萌生這樣的想法。

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，我不敢問他，只能自己暗戳戳地胡思亂想。

畢業典禮前，學期結束的最後一天，大家都各自收拾著東西。

之後再過不久，指考的日子就要來了，確定有學校的同學們已經玩到天邊，剩下準備指考的人在努力，而他也不例外。

「真好，已經有學校了。」他背起書包，轉過頭來，面對我嘆了一口長氣，「我等一下還要留自習室，晚一點要去補習班。」

「加油，再撐一下。你上次模擬考不是還不錯嘛？」我不自覺鼓勵著他，可能也真的希望以後還能再跟他當同學。

事到如今，我申請入學面試的結果也已紛紛定案，幸運的是，我的確錄取了當初跟他講過的那間學校，科系不好不壞，只是跟自己的志向或興趣沒什麼關係。

眼看我把抽屜最後一本書放進書包，他突然拍了桌子大喊：

「誼誼，你這本講義給我好不好？」

我怔了怔，「……可以是可以，」

他想要幹嘛？

「但考完試……要還我喔。」我故意鬧他，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吧。」

「蛤，好小氣！你也知道我歷史都背不太起來，我看這本圖表蠻多的，感覺很好用，能幫我整理架構。」他皺了皺眉，不甘示弱。

「好啦！給你了，反正我應該也用不到。」我開玩笑地擺著臭臉，假裝不甘願的拿出書並交在他手上。

「耶！太好了！」他大聲地說，「謝謝啦，我一定會考上的。」他爽朗的笑了笑，感覺真的很開心。

「考上什麼？」我突然恍了神。

「你在的那間學校啊。」

他的聲音很篤定，勇往直前般，氣勢銳不可當。這股氣勢的終點在哪裡，不禁想像……是我也在的地方。

想到這裡，我感覺到一陣害臊，耳尖湧上一股熱流。

「講、講得好像你已經考上了一樣。」我居然開始害羞了起來。

「哈哈，約定好了喔。」他向我勾起了手指。

「別鬧了，現在誰在勾手約定，有夠老派。」我揮手拒絕，示意離開。

誰跟你約定好了啦？

我覺得我的臉現在也開始紅起來了。

「哈哈，我一定會去找你喔。」他的聲音在我背後響起，並跟著我從教室走出來。

他怎麼可以一直講？都不覺得害羞的嗎？

我不敢轉過去看他，但只是聽見他的笑聲，讓我的嘴角也浮上了笑容。

或許在那一天，是我不知不覺錯過與流失的青春歲月，開始了它短暫卻燦爛的旅程，像是一發煙火綻放的時間般，用盡全力向我展現它的美好，是令人過目不忘的漂亮風景，深刻地在我腦海中，刻畫了好久好久。

「誒。」我刻意壓低音量，「你對女生講話都這麼直接的嗎？」

他沒有馬上說話，只是將眼神轉向我。

「怎麼可能對每個人都這樣啊。」

此時此刻，陽光均勻的灑落在長廊上，不知從何處吹來的一陣風，隨著他揚起了一個在我生命裡足以留下名字的笑容，這個笑容是否就是答案，我不敢篤定。

在那瞬間裡，所有的畫面都成了一張張的風景圖，被我小心翼翼的捕捉了下來，那些一幅幅的畫面，變成了一條埋藏在心底的河流，那河流的流水聲，成了我往後不久每一個孤單的日子裡，都會拿出來重溫的小夜曲。

寂寞的人總是會特別用心地記住生命出現過的每一道光，於是我總是不厭其煩的回想起他，只是過了一些年，我漸漸淡忘了高中曾經度過的時光，那些講過話、認識過的人，都變成了模糊的影子，儘管如此，我也漸漸沒有力氣再努力把它們一一想起。

但唯獨這個笑容，是每當我意識到夏天時候的日子裡，在某些慵懶的午後，會自動浮現上來的一縷陽光。

回憶畫面進行到這裡，公車到站的提醒鈴聲在我耳邊響起，我匆忙地醒了過來並急忙下車。

走回家後癱倒在床上，今天的黃昏時分很安靜，讓人聽不清楚外面的聲音，耳朵這時候能捕捉的，只有自己的心跳聲。

我在床上翻來覆去，抓著被窩開始思索。

為什麼會突然想起來這些事呢？

都已經過多久了？

是啊，都過多久了。

自從上大學後的這些年，一直都沒想起的原因，想當然，是因為他最後並沒有考上跟我同一間學校。

不如說，他連考試都沒去。

我們最後一次接觸，是畢業典禮當天拍攝合照。

穿了三年的制服，胸口前終於出現了一朵胸花，為此多了些儀式感，就算是穿膩了的服裝，也因這天日子顯得異常特別。

「你等一下把照片傳給我，可以嗎。」他在我旁邊，一起端看相機裡剛才拍得幾張照片。

「好啊！我晚上傳給你。」我的聲音微微上揚，隱藏不住興奮，沒想到自己也會有跟他同匡的時候。

他稍微向前傾身，頃刻之間，便讓我意識到我們的身高差距，感覺到有意無意地搭著我的肩後，雙頰不自覺染上了紅暈，我想閃躲跟他的肢體接觸，是因為害羞，而不是覺得反感。

「哈哈，不要忘記喔，過沒幾天我的手機就要冬眠了，我要拒絕外界的一切誘惑！」他堅定的說。

「現在明明是夏天。」我按捺住因羞澀而帶來的不安與緊張，擔心自己不自然的神情在臉上一覽無遺，並像是怕被發現什麼，我趕緊對他笑了笑結束話題，「考試加油，等你的好消息。」

典禮最後，聽完老師最後的談話，跟同學、朋友們揮手道別，度過高中生身份的最後一天。

然後，就沒有然後了。

等我意識到照片這件事，已經快要接近考試日。

如果現在傳給他，他是不是也看不到？

秉持著這樣的想法，便想著等他考完試再傳照片就好，之後也有可能再見面，所以就沒有主動打擾他。

但我這份心中的小期待，終究是迎來了一場莫名的空虛作為結尾而落幕。

帳號不見了，電話號碼似乎也永遠打不通，就算高中畢業了一陣子後，有時經過學校外面，還是會下意識的往他習慣牽腳踏車的地方看去，好像多看幾次，就真的會有人出現在那裡，重現我印象裡的畫面與樣子。

但怎麼可能真的會有人出現呢。

想當然，每次的期待帶來的都只是意料之中的失落，但我卻躲在那份期待中，細心呵護著那十分渺小的回憶，深怕自己也像忘記給他照片一樣，忘記這年對我來說意義非凡的夏天。

我們好像一直都沒有說再見，因為我還以為我們會再見面。

還以為所謂的約定，可以成為現在，甚至是將來。

但如現實所告訴我的，一個人要消失真的沒有很困難。

清楚知道他可能不會再出現後，我迎接了大學開學。懷念的那段日子，被我擷取成零星的碎片，跟著時間往前走的我，踏過了這些，回頭望也望不清，拾也拾不起。

我帶著這般複雜的心情，繼續了往後的生活，那些感覺與記憶慢慢被後來的時間沖淡，不知不覺大學也即將畢業了，忙忙碌碌的完成畢業論文，險些順利地出了社會。

忘記什麼時候了，我才從其他高中同學那裡得知，他當年並沒有去指考，也就沒有跟著我們應屆當上大學新生，至於後來有沒有重考，意外的都沒有消息。

他當年缺考的原因各種都有。

「聽說是奶奶倒下，家庭支出大幅增加……」、「聽說是考試前一天出車禍」、「聽說他們家的老店運營跟生意都出了問題」、「聽說……」

沒人能肯定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消息來源，也無人知曉哪一個才是正確的說法，甚至連後來班導也不太確定確切原因。

但似乎可以明白，當年考試前真的發生了一點什麼不太好的事，而他不想讓任何人知道。

對我來說，我也都只是聽聽，沒有認真去相信哪一方的說法。

我不想去相信謠言，因為各方說法都只是來自「聽說」。

甚至到後來，我心中還是隱隱約約有個期待，希望有一天，我能聽到本人親口說原因。

並且確實令自己都感到奇怪的是，我以為自己聽到這些後會生氣、會難過，但我沒有。

起初耳聞大家討論各種後續發展時，當下甚至沒有反應，心裡也沒什麼情緒，不知道該有什麼感覺，倒是又過了幾番回想後，高中畢業前那股複雜的感受……那條心底的河流，才像滔滔江水般湧了出來。

明明應已深藏心底，現在卻如堤防崩堤。

不是說好要再見面嗎？

說好要一起念大學？

我曾有幾次這樣想，好像多想幾遍，就真的會實現。

我的青春很渺小，用這三言兩語的問句就可以概括，其中也沒有什麼可歌可泣的故事。但儘管弱小，卻彷彿是個永遠解不開的謎，在我的思緒深處中，有一部分迷失了方向，不知道去了哪裡遊蕩，固執地不肯回來。

大學畢業後，我照著跟大家差不多的路走，沒成為小時候想要成為的大人，卻成為了迷路、不知方向的靈魂，只是一直被迫向前走，嚮往一條可以安身立命的道路就得以滿足，並安穩地做好現在要做的事，向大家展現出我「有穩定的生活」這件事。

但在之後出現過的那些花花草草與熱鬧，終究註定是無法在我的生命裡停留太久。

認識了幾個人，談過了幾次感情，結局是沒有結局，就只是被時間沖散然後在人流中分開了。

我像是被什麼推著走，看不慣新的，越來越喜歡懷念舊的，好像只有在懷念裡我才能喘息。

才能懷念著高中的那個他，擁抱著因他而起那陣激盪的風所帶給我的溫存，風中夾雜著明日的悲歡與一去不故返的昨日，而我任憑這些浩浩蕩蕩，穿越過單薄的自己。

我幾度相信一定不是只有自己才這樣，每個人都有別人看不到的哀傷與疲憊，隨著年紀增長，那些會變成像是很薄很薄的刀片，在皮膚上劃出很淺很淺的痕跡，那種隱約卻持久的痛處，有時候在某些無光的夜晚，會排山倒海地奔湧到腦海面前，並使那些夜晚無法安眠。

一直以來，我都希望自己是一個心如止水的人，也盡力做到這樣，或是說，我努力成為這種人。

但事實告訴我，我的內心倒是像一面廣大的湖泊，一瞬間的悲喜就可以泛起漣漪，並輕鬆地將我淹沒，溺水而無法呼救。

比如說今天的假日加班就可以讓我疲憊不堪，似乎是長時間的累積一併爆發，像是想逃避什麼，接連夢起好幾年前的回憶，而如今已經午夜，我仍舊睡不著，想著那些已經成為過去的往事。

闔上眼，頓時心中有一股想要衝破什麼的念頭正在醞釀，如熱流一般湧上心頭。凡事必有原因，我猜想，或許正是這些過去看似青澀也幼稚的回憶，讓現在的我想要改變一點什麼。

堅定了想法後，我便很快入睡了。

隔日迎接工作，我稍稍振作心情與調整精神，不想再認為一切都令人厭惡，並且在接下來的數個工作日中，快速消化層堆如山的工作量，我卯足全力衝刺，在隨著越來越熱的日子裡，用不到幾個禮拜，我奇蹟似地完成了幾個遲延許久都沒收尾的方案。

「Daisy，做得好。」

主管看了看資料，這還是第一次交出去的東西沒有再被各種奇怪的要求駁回。

「請問是……沒有要再修改的地方了嗎？」我有點不敢置信地問。

「對，辛苦了，這兩個月都多虧了你，看你還有幾天的特休？可以趁機趕快用一用。」

……

後來到了今天，穿著工作服的我，坐著最後一趟往來公司與租屋的通勤公車，手邊有一杯還沒喝完的咖啡。

幾天前，我向主管遞出了辭呈。

「我想要做到月底就好，會負責把工作順利交接完的。」

我禮貌地將辭呈遞上，主管先是怔了怔，簡單挽留了幾句，卻仍無法左右我的決定。

最終，他叫我想清楚就好。

那句話的感覺跟當年高中老師對我說的那些如出一徹，我心中卻沒有留下雜念，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。

於是今天，我是去公司完成人事手續並收拾東西的。

終於能將吞忍已久的所有不快傾瀉而出，這是上班幾年以來心情最舒爽的一刻。

可能遲到了一下，但我能感覺到，自己正在慢慢往從前想要成為的樣子前進。可以相信的是，我終於是真的為了自己好，而鼓起勇氣做出了一大決定。

如今的我，或許已經可以勇敢為自己發聲。

回到家後，收拾一點簡單的行李，迅速訂購車票回了老家。我打電話將辭職一事告知了爸媽，他們最初的反應居然跟當初收到學測成績單時有點像，但我卻一點也沒感到壓力。

出了車站，我矗立在站前廣場上，深深呼吸著故鄉的氣息，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些感受，人們將它稱之為歸屬感。

看著熟悉的街景，心中所剩的不安感也正慢慢消逝。

正想打開手機叫車時，忽然瞥見自家的車子，正想說是不是看走了眼，向前仔細一瞧，驚見爸媽的身影出現在車站外。

當我還沉浸在驚訝中，他們已經幫我把行李上了車，拍了拍我的肩，問我有沒有想吃什麼。

「啊，我等一下想吃牛肉麵！隔壁巷子的那間伯伯不知道還有沒有在賣……」

我將心中所想都說出了口。

想必這些種種發展，對於我決定並辭職一事而言最有效的強心針。

吃飽後換了身舒適的衣服，打算出門散個步，我繞了繞求學時期的上下學路徑。

迎著夏天的風，說不上是涼爽，但肯定愜意，今天同樣氣溫很高，我卻不覺得煩躁。

隨便走到了以前的高中附近，這裡的店家變了不少，深吸一口氣，依舊是悶熱的感覺，卻不再讓人心煩。

我望了望從前的校門，大門旁邊以前滿是腳踏車停放的地方。

我的視線不自覺地移到那熟悉的角落，想起他總會在那裡放置一輛有點掉漆的阿嬤古董車，每次移動時都還會嘎嘎作響。

但現在看來，從前大家搶著使用的腳踏車車位，如今是放滿了公用租借腳踏車。

想當然，那邊的鐵架子應該是都收掉了，現在可能越來越少人會騎自家的腳踏車上學，學校校門旁的路也都改成了新鋪建的人行道，原本凹凸的地磚被鋪設得整齊，人行道的樹木也都被重新整理，這座記憶中的小城鎮也正慢慢在蛻變。

感慨時代變遷快速的我，挑了學校附近新一排店鋪裡，其中看起來最為清幽的咖啡廳，想要利用下午的時間來思考往後的生活安排，或者什麼都不想，用整個下午耍耍廢，也都挺好的。

我推開了咖啡廳的玻璃門，因門扉開啟，連帶傳來了輕巧的開門鈴聲。

咖啡店裡有一輛看起來很老舊的腳踏車當作店內擺飾，整個店內空間不大，座位不多但設備齊全，諾大的咖啡機旁只有一位員工在整理著杯盤與機器。

「你好，一位嗎？」他放下手邊工作，準備接待。

「對。」我先是望著寫在櫃台上的黑板菜單，暫時不想再喝美式咖啡了。

我低下頭準備點單，「我想要一杯……」

就在我還在猶豫想要拿鐵或是卡布奇諾時，曾經幾度想要見面的人，已經悄悄地來到了我的面前。

不敢相信出現在眼前的身影，甚至不敢相信這個身影是否就是我所想的那個人。

「你、你怎麼……？」我頓了頓，貌似咽喉被驚訝感所掐住，無法順利發不出聲音，但看到對方的反應，我猜，他半開的嘴角也同樣想問我。

一聲突如其來的問候劃破了塵封的歲月，或者有些東西從來沒離開過，又或是它注定會再回來，而駐足在生命裡。

套用老派的說法，這也許是命運的注定也好，是上天的捉弄也罷，在我毫無防備的情況下，所謂的再次相遇，是否就是這樣，意外卻安靜的發生了。

咖啡店的落地窗很大，讓室內的採光有了它自己發揮的空間。

正值夏季，光線熱情地從窗外透進，濃妝淡抹的陽光，就這樣隨意地在朝日裡東碰西撞。

他現在還是有著從前的影子，並且多了幾分成熟，但仍能讓人一眼認出，時隔多年，那張我在心裡描摹了數次的五官與長相，就這樣毫無預兆的出現在眼前。

他的眼神，從迷茫到迷惑，到驚喜，到愧疚，直至溫柔的笑意。我不知道我看了他多久，才意識到他對我投射過來的目光也一樣悠久。

「我突然想到，那本書還沒還你。」終於是他開了口，他的臉上揚起了好看的微笑，記憶中的聲音奇蹟似地再次在我耳邊響起。

我頷首，「那些合照也是！我、我……也還沒有傳給你。」我拼湊出了比較完整的句子，好像突然不會講話，盡顯我的笨拙。

他對此輕鬆地笑出了聲，大方邀請我坐下後說：「結果是我被你找到了。」

對彼此而言，一句真心誠意的好久不見，能讓迷失已久的生命，在它的時間長路上，有了一盞可以在此稍作休息的燈。

就算是夏天的艷陽，也不再覺得炙熱滾燙，甚至覺得溫暖，讓人想要擁抱於懷。

或許，我曾經認為結束的那些，一直都尚未完結。

此時牆上的黃銅色古董老鐘輕輕作響，它的鐘擺隨著自窗外灑進的光影一同搖晃，指針停留在了下午三點，在不知不覺間，我們都回到了記憶中所懷念的那個夏天。

夏季午後 完